

副將一員，兵二千名，計兵一萬名，足以固守，又無添兵增餉之費。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，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，無致久任，亦爲成例。在我皇上，優爵重祿，推心置腹，大小將弁，誰不勉勵竭忠！然當此地方初闢，正賦雜餉，殊宜蠲豁。現在一萬之兵食，權行全給，三年後開徵，可以佐需；抑且寓兵于農，亦能濟用，可以減省，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。蓋籌天下之形勢，必求萬全。臺灣一地，雖屬外島，實關東南四省之要害，無論彼中耕種，猶能少資兵食，固當宜留，卽爲不毛荒壤，必藉內地輓運，亦斷乎其不可棄。惟去留之際，利害攸關。我朝兵力，比於前代，何等強盛；當時封疆大臣，狂于目前苟安爲計畫，遷五省邊地，以備寇患，致賊勢愈熾，而民生顛沛。往事不臧，禍延及今，敢遺朝廷宵旰之憂。臣仰荷洪恩，天高地厚，行年六十有餘，衰老淨生，頻虞報稱末由，熟審該地形勢，而不敢不言。蓋臣今日知而不言，至後來萬或滋蔓難圖，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，臣又焉所自道？故當此地方削平，定計去留，莫敢替承。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，留之誠永固邊圉，會議之際，臣雖諄々極道，難盡其詞。在部臣撫臣等，耳目未經，又不能盡悉其概，是以臣會議具疏之外，不避冒瀆，以其利害自行詳細

## 章太炎之行述

謝汝銓

章炳麟，別號太炎，浙江省餘姚縣人。出清李碩學翁樾曲園先生之門下；天姿聰穎，而性質乖張，因讀清史，藉知滿人入關，蹂躪我中原，殘殺我民族，佔據我河山，遂謀種族革命，驅逐胡虜。曾爲張之洞幕客；文華高超，議論徹底，爲世所重；但好用生典僻典，古字，別字，作意艱深，自炫鴻博，讀者難解，人多怪之。如其爲金石文字，則元著超々；他殊不合。

### 游學日本

太炎在張之洞幕，意見不合，乃與其同志遠遊日本。在東京研究時務

披陳，伏祈睿鑒。

施琅本係成功部將，與鄭氏微嫌，致渡海投清，以獻計練兵征鄭氏。其疏曰：「臣生長濱海，總角從戎，風波險阻，素所經歷，海面形勢，風信水性，暢熟胸中，賊中情形，屢得舊時部曲密信。」又云：「臣丁年六十有二，血氣未衰，尙堪報稱，今不使臣乘機撲滅，再加數年，將老無能，更無濟當之臣，敢肩渡海滅賊之任。」力言北人不諳海事，大有捨我其誰之概，極盡鷹犬之能事也。

明朝之亡，以中國之大，豈其區々東北一小部落所能吞併？金朝之兵力，不算不強，始終不能吞滅南宋。清朝入關並非全靠自己兵力，乃有吳三桂之流，引狼入室，而明將內部不和，互相仇視，至使半壁江山，淪於異族。又如己亥之役，鄭成功大舉入江，破鎮江，薄金陵，清廷爲之大震，卒因鄭氏輕敵，旋爲清兵所破。清廷爲防患計，曾割棄沿海田廬延袤數千里之地，而厲行海禁。清朝兵力之不足爲患，此又其一明證也。從閩粵雲南而論，實亦非清朝實力所及。清朝平定南方，原靠一班漢奸，爲虎作倀，如吳三桂，尙可喜，耿精忠之流是也。就清廷之圖臺灣而論。施琅有力焉。由是觀之，臺灣之棄留，倘無施琅奏疏，則臺灣史亦必改觀也。

，結識名流，企圖革命；未幾歸國，居申江。時在申有愛國社，亦爲革命機關。太炎閒居無事，專意革命謀略，與蔡子民吳稚暉等合流，同爲愛國社教授。

### 蘇報風波

先是湖南翰林陳鼎，因戊戌變政，爲西太后一派所嫉，下獄，法庭判永遠監禁，蓋承西太后意旨也。陳鼎之弟彞範，原任江西知縣，亦被參，落職來滬。章士釗行嚴說彞範，欲起革命，當由辦報下手。彞範然其說，延士釗爲主筆，而自爲報館主，遂明目張膽，大倡革命。士釗之弟陶年，爲

留日學生，與張溥泉即張繼，鄒慰丹即鄒容，在日本剪學生監督姚文夫之辮髮，致起風潮，回滬以避之，亦住愛國學社。太炎作駁康有為書，反對保皇，慰丹作革命軍，太炎復序之。有嶺江人錢寶仁者，耶蘇教徒，復與會黨關係，言詞誇大，謂有黨衆若干，又與英國宰相有交，各國外交家多原知己。彛範深信之，疑其爲孫國父，與益豪；外間漸露風聲。一日彛範訪太炎，告以孫某在此。太炎謂之曰：「此非孫某也，其人我曾見之」。然彛範之信仍深。是時革命風潮，反響到北京。魏光燾時爲總督；清廷願上諭，大加申飭，謂地方謀亂，如此猖獗，何以充耳不聞？光燾無已，商之外國律師兼南洋法律官詹文起訴，遂搜索蘇報館，得駁康有為書，及鄒容所作革命軍，先後捕去章太炎，鄒慰丹，錢寶仁，龍澤厚及蘇報廣告員程吉甫，彛範之子，共六人。時爲癸卯年五月初旬。蘇報方面亦請律師，問原告何人，未免空洞。詹文曰：「我乃代表南洋大臣，南洋大臣乃代表大清帝國，原告人尙不實在耶？」蘇報律師語塞。捕去六人之中，四人與內亂罪無甚關係，先後釋放，惟太炎，慰丹二人，被押於四馬路老巡捕房。次年甲辰三月，判決章太炎三十六個月即三年，慰丹二十四個月即二年；由上海縣官讀判辭，稱由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辦理此案；於是上海人士益輕清廷，與匹夫構訟。章，鄒轉禁提藍橋西牢中，太炎在獄尙不甚苦，慰丹則苦不可勝言。當在巡捕房時，冬日不許着鞋襪，赤足行水門汀上，友人朱梁任兩次過訪，皆如之，贈鞋襪亦不許着，轉西牢未久即歿，學界正傳清人毒斃之。時有別號江介散人與白楚查者，發起在東京今川小路玉川堂爲開追悼會，函招留學生參列。時留學生雖爲數尙無多，然到者亦有五十人。經過三年，太炎受禁期滿釋放，在東京中國同盟會，派代表三人歸國，歡迎太炎由滬渡日，主持民報。留學生復於錦輝館大開歡迎會。自是太炎僑居東京矣。太炎既入同盟會機關紙民報爲主筆，則與胡漢民，汪兆銘等，大張旗鼓，於該民報紙上，宣傳革命，激動民心；然過於激烈，日政府恐對清政府惡感，惹起外交問題，乃命停刊。

## 奔走革命

宣統時第一次革命後，復返上海，參與革命軍之樞機，民國元年，南京

創立臨時政府，被推爲樞密顧問；一面在上海糾合同志，組織統一黨，發刊大共和日報。至南北統一告成，任總統府高等顧問，旋任東三省籌遣使，叙勳二位。後歸上海，與黃興等共謀討袁；言辭過激，被袁捕禁三年，袁死得釋。復參與組織廣東政府，爲革命事，滿腔熱血，依然不冷！

## 渡臺操觚

本省淪陷後，當明治三十三年間，即民前十二年頃，兒玉源太郎督臺，後藤新平爲民政長官輔佐之。兩人皆漢學精深，且能漢詩，熟識我國情，喜接納本省名流。兒玉別號藤園，於南郊之古亭庄附近，闢地數畝，頗爲南樂園。築茅舍於其間，種樹蒔花，頗見幽雅，撰自公退食，歌詠於斯；頻邀日臺名士相與唱酬，有南樂園唱和集行世。旋開揭文會於臺北稻江，全省科甲中人，咸受東招，或詩或文，當場撰作，一時稱盛，日本寓北賢豪，多與於其列。此事深得人心，又有揚文會集之書垂世。後藤別號棲霞，亦於官邸之鳥松閣開詩會，招在北詩人雅集賦韻，有鳥松閣詩集刊行。太炎寓臺，或時一列焉，然其性傲氣驕，多辭退不與焉。時後藤爲統一輿論，就當時兩報紙，併合爲一，稱爲臺灣日新報社，以其心腹人守屋善兵衛爲社長，木下新三郎號大東者爲主筆。報紙全體六面，以四面載和文即日文，以三面載我國文即俗稱漢文，號爲漢文欄，胥歸木下統轄，漢文置一主任編輯。太炎於明治三十三年間渡臺；想是自上海附輪而來，由駐滬日本領事，介紹於後藤新平，後藤命守屋採用之者。時漢文主任，乃日人榎山衣洲，亦日本人之賢豪，我國詩文頗見精通。太炎只在家撰述文稿，寄付掲載，不常登社。太炎寓所。在距臺日報舊社隣近。只十餘步，爲明季抗清殉難忠臣羅式紹祠後落之一小房；與其夫人同住。夫人年約三十許，瘦削身材，不知其爲妻抑妾也。太炎坐人力車出門，其夫人每以絲草爲繩，貫銅錢一結，納其衣袋中，告以到友家乃以之給車夫。太炎似平俗之所謂通儒不通理者，故其夫人如此爲之，抑爲其不解我臺語，恐其憤事，而與車夫爭鬧者乎？太炎面近白樣中等身材。其爲文仍是一味艱深，生典熟典生字僻字，時相混用。又如革命時代，對於政府一味攻擊。二日太炎至社，在其坐次閱報紙。木下步向其前，以記者中之能操滬語者。

之通譯，笑問之曰：「先生所撰論說，將自解而自讀者歟？抑將給一般之人共讀而俱解者乎？」太炎立就鄰席借筆，書曰：「世人之知不知，解不解，我可不管。我只患吾文之不善，苟文善，會尙有知之者，詩勿問。」大東原知其執拗，不與辯，但曰：「如此，報社用不着汝矣。」太炎又對於日本治臺政策，每恣意攻擊，幾不知所居何地，所任何職。後藤常對守屋云：「太炎之文，要深加注意，不宜接稿就刊，爲讀者笑。」一日撰論，抨擊督府官僚，擅作威福，壓制人民。守屋大受督府詰責，悻悻而歸，到社長室，則令給事往編輯局，觀太炎在不在。給事往，適太炎在，則囑他記者爲言社長喚他。太炎持筆書曰：「何不喚守屋來？他不知士前爲慕勞王前爲趨勞士者乎？」給事以其所書之字，持呈守屋；守屋閱罷，怒不可遏，親到編輯局，咆哮而責之，曰：「汝如此傲慢無禮，且不解事理，眞令人忍無可忍。汝其無意於寓臺，且無心於在本報操觚者乎？如其然，可罷職去。」守屋出，太炎仍奴之曰：「名善兵衛；竟是惡兵衛，禮貌衰則去之，何用逐？」經數日有便輪出口赴滬，遂與夫人重裝歸國。臨行有臺日記者石坂莊作，以扇面求太炎書舊撰之臺島踏查實記序。太炎諾之，立爲之書曰：

昔吾嘗怪殷之少師，與其徒抱磬而入倉海。夫以師師之翼也，杖策相牽，而不陷於波濤，幸歟？其天之哀夫替歟，章炳麟曰：「噫！天亦不可以久幸矣。替於形者，邱陵草木之緝而勿睹也，今以智替則奈何？」章炳麟又曰：「古之射御者，必教之金目。自吾入臺灣，未見其目也，雖群郁鐵之士，其目固少也，履慙也。」石坂莊作曰：「嘻！孰有離朱師曠，而不可以相質者乎？莊作在也，斯金目在矣。」作臺島踏查實記。章炳麟聞之，作臺島踏查實記序。圖南先生作是記已，屬作弁言，及成，而欵剛已就，不及補印僅印，律詩一章於卷首。己亥三月，余將西歸，圖南復以便面屬書，遂遂書此序於履。余之不文，偶有所作，亦山鷄之舞，候蟲之吟而已。

時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年，支那章炳麟，書於臺北旅邸。該便面以行草體寫成，有龍飛鳳舞之勢。太炎之文，多見於臺日報端；

文體概在秦漢間，解人難索。此序亦奇古，其字迹之留於本省，殆只此而已。莊作歿，該書不知流落何所。太炎以七十一歲。在蘇州作古。當其歿時，莊作尙存，乃出其珍藏之便面，付臺日報攝影，揭諸報端。余剪取該寫真及記事，貼於古簿存念。爲搜索修志要用文稿，發見於古簿中。太炎歿爲十四日，而其年月則不載，深以爲憾。查諸臺日舊報紙，當可明白。

### 著古今權量考

太炎素研究國醫術，頗臻奧妙，寓滬之時，曾以仁術濟世。因我國古方藥量，數千年來，人自爲說，苦無定論，乃著古今權量考。文載國醫學院刊，自秦漢下及近代，援引周詳，有裨於我國醫林不淺。其爲醫，以仲景爲主，旁及他書。日人吉益東洞，攻漢醫學，甚精，太炎推崇之。又日人湯本求真，著皇漢醫學，太炎亦甚嘆賞之。國醫學院創辦諸人，聯絡海上諸文學家，欲就該校設立一大規模之國文專修夜學校，及函授學校，即請太炎爲校長，並許每星期蒞校講學一次。其所以提倡設立國文專修夜學校者，亦以五術非備不精，醫亦在五術之中，不先通國文，欲研究前賢所著，國醫國藥諸書，其何能解？該權量考，只載醫學院刊，似尙未出版；然後必有有心人爲之投資付梓，廣傳於世也。

又太炎會著中國史略，甫成稿，爲臺日社同事借閱，竟遭遺失。將歸滬，索返璧，該同事匿不敢出；太炎悲不自勝，日枉費十年心血。書之傳不傳，蓋亦有數存焉。

### 故宅在蘇州

太炎故宅，在蘇州城錦帆路，現今門牌是四十七號。兩座西式樓房，一座今尙有人住得。一座是紅色樓房，是他早歲所居，樣式頗美，似乎最近不經修繕，油漆都見剝落，古色蒼然，房無居人，灰塵蛛網，四壁荒涼。周圍都闢花園，樹木扶疎，芳草如茵。太炎特愛蘇州風景，民二十一年，到北平游覽，夏時南返。民二十三年四月，自故鄉浙江餘姚（或作餘杭）移居蘇州，親在此地，蓋造房屋，有終老之意。屋成，即於此講學。講壇原在花園後面。抗戰時，被敵機炸破，遂拆去現時僅有危牆矗立，瓦礫推疊，野草叢